

戏剧，离不开生活的滋养——看话剧《北街南院》有感

刘平

-

由于“非典”，话剧舞台一度处于沉寂状态。但“非典”一过，它立刻恢复了活跃，先是“2003 大学生戏剧节”连续演出了近 30 个大小剧目，继之是北京人艺于 8 月 8 日开始演出《北街南院》的轰动。这不仅让处于寂寞时期的观众从舞台上获得了精神上的愉悦，也启发我们思考了很多问题。

戏剧离不开现实生活

“非典”刚过，北京人艺就演出了《北街南院》这样一个讲述“非典”时期北京普通老百姓故事的戏，说它是“急就章”也可以，因为从创作到舞台演出不过短短的两三个月时间。然而，它没有因为时间短而滑入“宣传戏”的套路，观众的热烈掌声是被它的舞台艺术魅力征服了。这就是说，它的创作始终是循着艺术的轨道进行的。比如它写“非典”时期的老百姓的故事，并不是简单地写如何战胜“非典”，而是借着“非典”说故事，透过“非典”看人生，通过北京一个典型的小院——就像《茶馆》通过一个“茶馆”——讲述普通老百姓生活中的甜酸苦辣，讲述人生的悲欢离合、事业的纷争、爱情的波澜……。浓浓的生活时时透出时代的气息，冲击着观众的情感，使他们无法不动情。

如剧中讲述老杨头一家的悲欢离合，女婿谭天（濮存昕饰）五年前为了告别贫穷的生活，一猛子扎到南方去赚钱，离婚后的妻子杨秀娟（龚丽君饰）含辛茹苦地养育着女儿乐乐。谭天想给女儿办出国留学，可妻子和岳父老杨头并不买他的帐。“非典”时期，谭天偶尔来到这个小院，正赶上被隔离。当人们得知他是刚刚痊愈的“非典”病人时，都把他看成了“敌人”，只有杨家接纳了他。但他与妻子的恩恩怨怨，与老杨头的矛盾却像大海的波涛一样无法平静

下来。而出租车司机杨子（何冰饰）生活中的苦辣酸甜，常光明（吴刚饰）老板的婚外恋情，石头（何靖饰）离家出走后的苦恼，这一幕幕现实生活的图景活画出了一个普通人的心声与精神状态，让人感到亲切。

演员也要有生活

看北京人艺的戏常常有这样一种感觉，即演员的表演和舞台艺术所给予观众的情感与视觉冲击力特别强烈。如于是之演的王利发，郑榕演的周朴园、常四爷，林连昆演的狗儿爷、北京大爷，蓝天野演的秦二爷，朱琳演的蔡文姬，胡宗温演的四凤等，时过境迁几十年，这些人物形象在人们的脑海里仍清晰可辨。在《北街南院》里，朱旭饰演的老杨头、吕中饰演的洪大妈，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在戏里，老杨头是一个感情复杂的人物。在家里，他心疼女儿秀娟，爱护孙女乐乐，怨恨女婿谭天。可是，当谭天的生意亏了本，身体患病后来到这个小院，他的内心矛盾极了。在小院里，他是众人的“主心骨”。当全院的人让他说话赶走谭天这个“敌人”时，他又为难极了。“把他留下，我对咱们小院没法交代；可是在这种情况下让我赶他走，这话我说不出口啊！一个人在难处有人帮一把，那真是比什么都金贵啊！所以，不管有什么过结，只要见人有难处，我总要帮一把。这是咱们的老祖宗留下来的美德。有了这个，就是天塌下来也压不垮！”平平淡淡的几句话，被朱旭赋予了无限的情义，演化成最具魅力的台词从他嘴里传出，感动了在场的人，也感动了剧场里的观众。细想，这种语言的魅力是从哪里来的？是生活，是演员多年的艺术积累与对生活的提炼。

还有，何冰演的出租车司机杨子、濮存昕演的谭天和龚丽君演的杨秀娟也特别值得称道。他们不仅演出了人物内心的复杂情感，对人物性格的把握也恰到好处。比如，杨秀娟对谭天到来的态度，她既不像女儿那样热情，也不像父亲那样怨恨，她是既有恨又有爱。演员时时在通过语言、动作观察着对方，小心翼翼地传递着恨中的爱，而行动上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。龚丽君的表演把人物的这种惟妙惟肖的心态表现得清晰、得当，不失分寸。濮存昕也演出了一个回头浪子的真诚：“五年前，我一拍屁股走了，我要告别贫穷，告别我的过

去。可是，五年来我都做了什么呀，面对你们，我连说真话的勇气都没有，我不知道该怎样面对我自己。”在短短的几个场面中，他与龚丽君一起演活了这对夫妻从隔膜到感情交流、从怨恨到重新相爱的心路历程。而何冰则把杨子这样一个带有些“油滑”味道的人物演得恰到好处，他的表演洒脱、明快，幽默中夹杂着些许酸楚，油滑中又透着几分真诚。他对昔日的恋人洪燕说：“看来，人打小还是得好好念书啊！我小时候念书不好，就想当司机，将来开车，开大车。这倒好，我不仅开上了车，还当上了售票员。我倒霉就倒霉在那篇作文上了。”这平实的语言对观众的情感是产生了一种冲击的，它的作用是政治口号所不能比的。

这些人物之所以让人感到亲切，我想，正是演员自身的艺术功力，把他们演活了，并把他们“立”在了舞台上。

并非大制作才能成精品

《北街南院》令人赏心悦目的还有该剧的舞台美术创作。按说，这样一台写实布景在北京人艺的演出历史上并不新鲜，但是，在当下“大制作”盛行，有些人甚至认为不搞大制作就搞不成艺术精品，只有大制作才能招徕观众的时候，我觉得它的创作仍是非常值得称道的。

该剧的舞美制作很精细，处处凸现着老北京四合院的风格，但它却不哗众取宠，而是为舞台演出创造了多维空间。一个完整的小院坐落在整个转台上，实际上开辟了四个表演区——主区是小院，还有杨家室内、后院和大门口。一棵大槐树立在后院，树上开满白花，灯光也用得好，使整个舞台出现了层次感，显得非常美。舞台上既不显得拥挤，也没有一块闲置的地方，处处可以作戏，而每场的面貌又不同，使观众美不胜收。导演充分利用转台，减少了换景的耽搁，同时也增强了舞台的流动感，使整个演出既协调又完整，与该剧的京味语言和演员的朴实表演融合在一起，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。

谈这个戏，不能不谈到导演。我觉得，导演在这个戏中的整体思路很清晰，也很完整。他除充分调动演员、舞美、灯光、音响等各部门的积极性外，对整个演出的节奏控制比较好。印象最深的是该剧的结尾，“北街南院”的“隔离”解除了，年轻人又上班去忙自己的工作了，小院里只剩下老杨头和洪大妈两个人，都感到了几分寂寞。突然，老杨头说了一句话：“还是隔离好哇！”这话很耐人回味。实在说，“隔离”有什么好呢？在“隔离”时期每个人不是都盼着早日“解除”隔离吗？而另一面，“隔离”也让人看到和体验到了人间真情，解除了人们多年来郁积在人们心头中的种种隔膜。更重要的是，通过这次突发的事件人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。其次，演出中一段秧歌和广播体操的运用，也非常恰到好处。当“非典”的威胁让人们心情感到异常压抑的时候，突然，小院的上空飘来了优美的秧歌曲调，老杨头带头跳起了秧歌；当“隔离”使人们感到寂寞难耐的时候，常老板带头做起了广播操。这些平日里司空见惯的东西，不知为什么用在此时此刻的戏就显得特别美妙。它不仅调整了戏的节奏，活跃了场上的气氛，也驱散了人们心头上的压抑与感情上寂寞，更重要的是，它让观众看到了一种精神和气质，即那种在危难之中不低头的中国人的精、气、神。

看了这台演出，我感到它是艺术的，也是生活的；是生活孕育了戏剧，而戏剧又在现了生活。尽管目前的剧本创作和演出还有进一步提高的地方，比如说，两个年轻人——石头和乐乐的戏，具体地说就是他们的情感转变有些生硬。但是，这出戏所产生的艺术魅力，它所给予我们的审美愉悦，在我的头脑中早已挥之不去了。